

池上飞桥亭外山

——寻找陈磬裁



磬裁第三桥 记者 顾嘉懿 摄

“打工人”刘颖出生在四川广元，对少年时代的他来说，只有飞机飞过头顶，才知道世界有多大。为了生计，21年前，刘颖来宁波打工。待生活改善，热爱文字的他重拾文学梦，带着笔和相机走进宁波周边的群山。

刘颖喜欢拍摄山水风光，也爱记录古村人文，在自媒体“颖之星语”平台上拥有不少读者。今天的他，比大多数宁波人都更了解宁波。

2019年底，刘颖开车路过梅溪水库，望见“水下磬裁桥”的桥顶。陈磬裁这个名字进入刘颖的视野。简介上说，这是一位民国“水泥大王”、知名宁波帮，曾出资捐建“十桥十亭”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这桩慈善事业留下的桥和亭可还在？带着某种好奇，“异乡人”刘颖展开了历时一年的“寻找陈磬裁”之旅。

黄昏桥头

水下磬裁桥，也叫磬裁第三桥，因传奇的身世名声大噪。

该桥位于鄞州区塘溪镇童村东北，古刹宝庆寺以东，也称东庆桥。东庆桥最早建于清康熙年间，横跨梅溪，历史上是交通要道。梅溪水急，每下大雨，木桥极易冲毁，给靠山货换物维持生计的山民带来很大不便。

1911年，童村的十三名乡绅在童梅芳（童第周之父）家里商量，要建造一座坚固的桥。然而这座1913年建成的桥在1916年的一次大水中再次被冲毁。又隔四年，新桥建成，其时，童梅芳已离世，童第德（童第周的哥哥）感念父亲及乡绅的恩德，撰写《东庆桥碑记》。他在文中感慨：“人世之难长久如此！”不幸的是，不久，石桥第三次被冲毁。

童村修桥之难，经在上海从事自来水管道的童村人童中莲告诉陈磬裁。当时的陈磬裁已然功成名就，正有意在家乡捐建“十亭十桥”。于是，1921年12月，一座钢筋混凝土水泥桥在大嵩地区拔地而起。该工程质量百年后得到印证，自梅溪水库建成蓄水，东庆桥淹没水下已20余年仍完好无损。

磬裁桥中另一座完好无损并且至今还在发挥作用的是磬裁第十桥，它还有个美丽的名字，黄昏晨桥。此桥位于云龙镇任家横村北，建成于1931年，是十桥中的收官之作。第十桥的造型与第三桥相近，如一对双胞胎，可以看出匠心的延续性。

第十桥北，为第四亭，同样保存完整。自古以来，宁波人一直将修桥、铺路、造凉亭作为善事义举来做。很多时候，桥与亭配套。今日的黄昏晨桥与第四亭便是陈磬裁留下一套完整的“组合”。一桥一亭，位于村外旷野，稻田环绕，静水流深。黄昏下，偶有农夫挑担过桥，清风拂面，岁月静好。

田园奇观

早年跟驴友徒步的日子里，刘颖曾数次走过亭溪岭古道，从未注意古道上有陈磬裁的第五亭，直到网友指认才恍然。

第五亭，也叫磬裁亭，初到亭溪岭的游客往往会把亭檐下的编号弄迷糊，以为这是亭溪岭的第五亭。其实古道一共只四亭，编号乃以陈磬裁造亭先后为序。第五亭和第四亭的造型一致，亭联也相同，其一云“到处云山到处佛，当方土地当方灵”，另一联曰“公公十分公道，婆婆一片婆心”。

寻找桥亭的路上，最特殊的经历还属第一亭、第四桥和第八桥的出现。前人记载中，也有以为这些均已不存的，网友“星向远方”给刘颖留言，告诉他这些桥亭仍在海曙区章水镇蜜岩村。刘颖曾路经蜜岩村无数次，亦从未听说。

按照宁波古桥研究者朱永宁等人的指点，刘颖最终在皎口水库大坝下方，荷梁线公路边，找到了这些桥亭。刘颖称他看到的景象为“奇观”：一个亭子，四周被田园埋没，田园中间，只露出亭子的顶端。

亭内有石碑，写的是《陈君造桥碑记》，记录陈磬裁捐建第四桥的经过。第一亭和第四桥相邻，也是“组合”。上世纪70年代，宁波兴建皎口水库，挖出来的泥土垫高了附近的溪谷地带。因此原凉亭被埋没，第四桥也成了田园中的一道“横梁”。

让刘颖震撼的是，当年修水库的建设者并没有将凉亭一毁了之，而是想方设法把亭子保了下来，还为它叠石砌墙，保全其完整性。两个年代的“善举”，给刘颖带来双重感动。

至于第八桥，则在第四桥下游三四百米处。现桥上建民屋，只有一孔半残桥可见。第四桥与第八桥均由陈磬裁出资重建于1929年，乃因前一年樟溪一场大水将二桥同时冲垮所致。



第十桥 记者 顾嘉懿 摄



传陈磬裁墓道铁牛 记者 顾嘉懿 摄



第四亭 记者 顾嘉懿 摄



第五亭 刘颖 摄

磬裁本事

激励刘颖一路寻找下去的，是陈磬裁的慈善精神，“他的义举有点像今天的‘顺其自然’”。

从桥碑、桥栏、望柱、楹联显示的信息看，陈磬裁甚至有点“话痨”。第八桥和第十桥上，刻了长长的《太上感应篇》，体现其劝善思想。比如“能孝敬父母天佑得福、能孝敬父母天佑长寿、能孝敬父母天佑多子、能孝敬父母天佑发财、能孝敬父母天佑顺流”，还有“心起于善，善虽未为，而吉神已随之，或心起于恶，恶虽未为，而凶神已随之”，以及“敬劝世人，回心转意”“敬劝世人，顺风得利”等等。如此多的字，在老桥上并不多见。

而他故居透露的信息，也能证明其孝行善念。鄞州区志办前辈李燕津写过一篇《善人陈磬裁》，记其生平甚详。陈宏福（1874—1958），字磬裁，姜山镇陈鑑桥村人，早年到上海打工谋生，后以水泥和建筑业致富。除了修建桥亭，其人还办过义庄义学，帮助孤老。其故居天井，有他本人所撰“家训”石碑，通篇白话文写就，告诫后人如何为人儿女、公婆、夫妇、兄弟姐妹、姑嫂妯娌等，读来发人深省。

此外据查，抗战前，陈磬裁还在外地建过两桥六亭，一桥在上海浦东，一亭在镇江茅山，一桥五亭在东阳。后者乃为宣扬东阳五孝子事迹而建，分别为一座“五孝桥”和五座供应茶水的“孝子亭”，相关信息显示，这是陈磬裁的“第二堤第六亭第九桥”。据网友“星向远方”透露，另有第三亭在舟山，余下四桥情况未明。

抗战爆发后，陈磬裁曾回到宁波，居住在七塔寺内。1958年，病故于上海，归葬故里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陈磬裁墓地被毁，墓前的铁牛据说欲拉去炼铁，幸被人保护，现存天一阁东园。

至此，刘颖对陈磬裁的追踪大致告一段落。让他心有戚戚的是，其实当年陈磬裁去上海当学徒时，也无非一个“打工人”，却始终心存善念，懂得造福桑梓。在当下，记录这样一个温暖的故事，“是想教人心怀感恩之心，铭记值得记住的人和事”，刘颖说。

记者 顾嘉懿